

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探析《最危险的游戏》

李早霞¹, 罗勇²

(1.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以美国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为文本,以生态文学批评为理论基础探讨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最高法则;人类只是大自然构成中的一部分,对自然的主宰不能推广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会给自然环境带来破坏,更会带来人性的毁灭进而导致杀戮和死亡。

关键词:英美文学;文学生态学;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1-0121-04

生态伦理学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它试图表明当代人迫切需要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伦理关系,它的产生不仅是伦理关系进化的必然,而且为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所以生态文学批评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生态文学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学理论,旨在确定文学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创造一种生态诗学理论,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1]。1996年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格洛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一书中指出,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2]。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可谓如火如荼,把日趋严重的全球环境危机和文化、文学结合起来,对于人类生态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3]。当然,在生态文学被正式提出之前,一些作家看到了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如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在此,笔者意就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为文本,以生态文学批评为理论基础阐释小说中的一个主题: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才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取的;否则,它带来的不只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甚至是人性的毁灭、杀戮和死亡。

一、人类中心主义体现

《最危险的游戏》是美国作家理查德·克莱尔的一部力作,曾经获得著名的欧·亨利纪念奖,并于1932年搬上银幕。作者曾经经历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他在《最危险的游戏》中所展示的世界大战造成的人性扭曲令人瞠目结舌,但是作者将之置于一个自然环境之中,揭示了整个大自然中人作为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生成以及人作为主体内部之间关系生成的联系。在故事的开篇部分是雷斯弗德和卫特尼之间的一段对话,他们乘船正在准备前往亚马逊狩猎,而且在谈论狩猎的细节问题时,两人都认为狩猎美洲虎简直是棒极了的体育运动,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达芬奇曾经这样抨击人类蹂躏自然的暴行:“人类真不愧是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

收稿日期:2007-11-01

作者简介:李早霞(1972-),女,陕西周至人,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生。

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来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是与屠杀人类一样残暴”^{[4]131}。当卫特尼表示同情美洲虎的感受时,雷斯弗德的回答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人类的无知和自大:“现实一点吧。世界是由两个群体组成——狩猎者和猎物。幸运的是,你我都是狩猎者”^{[5]10}。叔本华也曾经特别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曾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涉,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4]308}。尼采则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6]。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蓬勃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遭到捕杀,尤其是当时有钱的美国人到非洲游猎探险的活动非常热烈,使得很多人都热衷于狩猎。海明威就是当时的一个代表人物,海明威的猎杀之道阐释了猎手的游戏之道,捕杀是为了喜欢,为了一种休闲的体育活动^[7]。人类把大自然中的“他者”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殊不知自然界的权力是指生物和其他事物有权按照生态规律持续生存,人类也只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生物。当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对其他生物肆虐时,自己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已经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极端。阿尔贝特·史怀泽是一位对现代西方人的伦理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在《敬畏生命》一书中写道:“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解。有两次,我和其他小孩一块去钓鱼。后来,由于厌恶和害怕虐待鱼儿和撕裂上钩之鱼的嘴,我不再去钓鱼了。我甚至有了阻止别人钓鱼的勇气”^{[8]10}。雷切尔·卡森是美国现代环保生态伦理意识的奠基人,他曾经说:“正是从震撼我的心灵并经常使我惭愧的经历中,我逐渐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9]28}。儿时的卡森曾与哥哥大闹一场,原因是哥哥打野兔。哥哥不许卡森干涉他的乐趣,而卡森的回答是:“可是兔子没有乐趣”^{[9]30}!结果,全家人都介入到打猎的讨论中,最后形成的决议是不许打猎。因为打猎是现代人的耻辱。卡森终生都痛恨打猎,特别是以体育活动和休闲为名义的打猎。

同样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公众人物,史

怀泽和卡森反对一切以人的主体快乐为前提的猎杀活动,而文中的两个猎手正是为了寻找以人为主体的快乐为前提的。雷斯弗德是纽约最著名的著书撰写狩猎经验的作家,他的狩猎经历使得他在同行中声名大振,他叫嚣“狩猎是最好的体育运动”体现出了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他并不考虑其他物种的感想,就像雷斯弗德所说:“谁会在乎美洲虎怎么想?”美国伦理学家蒂洛说:“有两种伦理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涉及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道德是自然道德,而涉及人与人伦理关系的道德是社会道德”^[10]。无论违反哪种道德伦理关系,都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二、人类与自然的地位阐释

人类与自然的道德伦理关系在20世纪受到挑战的状态又严重到何种程度呢?故事的安排和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作者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当雷斯弗德在甲板上听到熟悉的枪声时,他朝枪声的方向瞭望时,不慎掉入海中。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大自然冥冥之中的报复呢?他过去猎杀了太多的动物而养成的职业习惯把他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他意识到海浪声会淹没他的呼救声时,他放弃了无望的挣扎,向枪声的方向奋力游了过去。当他辨别出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他的生存希望出现了,可是当他尽力攀爬到悬崖上时,“茂密的灌木一直延伸到悬崖边上,地上有些大型动物受伤的痕迹,在灌木丛下面的矮灌木到处都被踩踏的不成样子,苔藓踩得满地都是,一片儿野草被染成了棕红色。不远处一个发光的东西引起雷斯弗德的注意,他捡起来一看,是个空的弹壳”^{[5]21}。这是一个受到人类惊扰的荒岛,而且岛上原先的“居民”——野生动物正在面临灭顶之灾。此处,作者刻画了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扎洛夫将军形象。他举止绅士般的优雅,言语之间流露出一种军人的风范。但是雷斯弗德感觉到“他脸上有一种原始的、几乎是怪异的气质。他的颧骨较高、鹰勾鼻、脸色阴沉,看来是长于发号施令、独断专行”^{[5]22}。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荒岛上,最多的陪伴只能是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和植物。马克思说过:“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和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并没有孰高孰低的关系,只是人类的实践能力

和认知能力使得人类在整个自然界中有更多的本体性。处于食物链的高级端,人类没有统治自然的特权,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中心,不是自然的主人,人类必须承认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规律;必须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唯一尺度来衡量万物,衡量自己。生态系统的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但是故事中的扎洛夫将军却做着自然统治者的美梦。当雷斯弗德走到餐厅时,“到处是大型野生动物的头骨,还有一些他自己也不认识的动物”^{[5]22},而将军却平静如水。在一个孤岛上,可以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是有限的,而动物是自然资源的创造者和享用者,但是将军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说:“我一生中最热爱的事业就是猎杀”,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创始人史怀泽说:“到目前为止,所有伦理学的重大缺陷就是它们只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只涉及到人与人伦理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其他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它才是伦理的”^{[8]10}。但是将军认为,捕猎活动“已经不能再让我着迷了。它太容易了,没有什么比完美更让人烦了。没有动物能逃出我的手心,不是自夸,这只是个数学定理一样。动物只有腿和本能,本能不是理智。每当我想到这一点,可以告诉你,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悲剧”^{[5]23}。作者在此将人类的自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类将自然界几乎完全放到自己的对立面,是人类本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以现代生态伦理关怀为参照,这样的理论暴露出人类主体快乐道德的伦理残酷性。扎洛夫将军和雷斯弗德是现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具体化,是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道:“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绝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且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2]。在扎洛夫将军身上就很好地演绎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报复,而且是戏剧性的报复,那就是人类捕杀人类作为狩猎的内容,也就是小说的题目所彰显的最危险的游戏。第一战线是扎洛夫将军的胜利,他猎杀了岛上所有的大型生物,他是胜利者;但是同时他失去了他所谓的狩猎的兴趣,于是就有了第二线的战争;最危险的游戏——猎杀人类开始了,而他自己最终成为别人的猎物而自

食其果。同样,在小说开始段落中,雷斯弗德的叫嚣表明他属于狩猎者,不属于猎物,然而残酷的、颠倒的现实是他成为扎洛夫将军手中的猎物。自然界中的动物群落所遵循的“丛林法则”被移植到人类的生活中,他们都变成了狩猎者和猎物。人类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受到大自然的挑战和冲击,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当人类贪婪的本性被人类的自人性引发出来,杀戮和死亡就接踵而至。这就像扎洛夫将军的宣言:“我发明了一种新的动物可以用来捕杀,它必须有勇气、狡猾,首先最重要的是有理智,并且可以和我的智力相匹配的”^{[5]23}。

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扎洛夫将军和雷斯弗德几乎属于同一类人,至少在对待野生动物的残忍方面,但是扎洛夫将军的残酷本性在于他的宣言,此处他所说的猎物是人类自己,他的道德伦理观怎样解释才合理呢?作者在此提出了一个人性的悖论:当人类捕杀猎物时,认为动物是无理性的,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当人被当作动物猎杀时,他是人,还是低级动物呢?猎人是人,还是低级动物呢?猎手和猎物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任何区分的。自然界的法则是,所有的动植物都有存在的权利,当生态灾难到了动物灭绝的地步,是否等于人类在毁灭自己,就好像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自相残杀的结局呢?荒岛本来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它们和谐相处自成一体,相对于海上的自然景观来说不可或缺;从生态伦理观的角度来讲,每个动植物都有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合理位置,是自然界中生态链上的一节。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系统,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保持着一定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无论在哪个环节或哪个地区出了问题,都会殃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13]。扎洛夫将军在荒岛上主宰,任意猎杀自己认为可以作为猎物的动物或他认为的低级人类。这负面后果势必会影响到更大的地区,不仅在生态方面,还可能引起人类的贪婪欲念和自大的膨胀,这是否会引发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生态批评家明确指出,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的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14]。作者独具匠心的情节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受到一定文化影响的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影响,以及自然世界对于受一定文化影响的人的影响。作者虽然主要传达的是人性的问题,但是

关于岛上景色以及动物的描述使得读者能从另外一个新的视角生态伦理观来分析文本。就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15]。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结合起来,号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否则,人类会像扎洛夫将军一样自食其果,面临被自然界“丛林法则”所淘汰的命运——死亡。

四、结 语

我们人类置身于大自然中,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面对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应该多一些持久的思考。地球是这么渺小、脆弱,我们用大拇指就能把它遮盖无遗,但在浩瀚宇宙中它是一个珍贵的小斑点。在这个珍贵的小斑点上,在这个蓝色的小东西上,所有的一切对你我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笔者赞同,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只有和地球上别的物种和谐相处,承认别的物种的生命权利,人类的中心主宰地位才可以更好地稳固,人类才能裨益非浅。

参考文献:

[1] 王 诺.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 文艺研究, 2002, 23(3):48-55.

- [2]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3] 朱新福.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 当代外国文学, 2003, 24(1):135-140.
- [4] Wynne Tyson. The extended circle [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 [5]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英美短篇小说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6] 狄特富尔特. 人与自然 [M]. 周美琪, 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3.
- [7] 海明威. 非洲的青山 [M]. 张建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8] 阿尔伯特·史怀泽. 敬畏生命 [M]. 陈泽环,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9] 卡 森. 寂静的春天 [M]. 吕瑞兰,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10] 蒂 洛. 伦理学. 理论与实践 [M]. 程立显,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1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1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3] 余谋昌. 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4] 于冬云. 欲望、书写与生态伦理困惑: 解读海明威的非洲狩猎作品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28(5):58-64.
- [15] 耿 潇. 劳伦斯的小说与生态伦理问题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3(5):135-138.

Eco-criticism on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LI Zao-xia¹, LUO Yo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Graduat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hort American fiction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the authors in this paper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nature, aiming to review the cul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make criticism on the literature works.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human being should b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according to eco-criticism. Human beings are only a component of the whole nature, and their control of the nature mustn't be expanded into the human-centeredness. Human-centeredness not only threatens the nature but also does harms to the soul of human beings, which may bring slaughter and deaths.

Key word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ecology; eco-criticism; man-centeredness